

流年记

转角处那家书店

戴发利

老城区十字路口西北转角处的那家书店，开了已有三十年了。

我在这个城区生活亦有三十年。经年日出日落、行色匆匆，对于我来说，每天的生活里都有远比这家书店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面对，所以我时常遗忘它。但每次在想起它的须臾时间里，它一直都在。

我已不确定第一次来这家书店是何时、买过何书，但我记得，三十年来书店除了门框窗框上漆、内墙粉刷，以及日常简单维修、门头招牌破损更换之外，外观再未有任何变化。

两扇老式的暗红色弹簧木门完全打开，在街对面就能看到屋里墙上部分书架上的书，门内左手边是一个玻璃柜台，那是买书出门结账的地方。店主人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柜台后面坐着，中年，白净，微胖，平头，小眼，戴着眼镜，有时眼镜推到头顶上架着，额头上有着岁月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纹痕，表情稳定不殷勤，有点悲欢不形于色的样子。一般情况下他都不是很想忙，所以总是低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扒拉扒拉手机，或是看看像是账单的薄薄几页纸。顾客都是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奔着书架而去，他一般不抬头，任由顾客挑选。

既然书店开了三十年，那么书店所在的这栋楼肯定也在三十年以上了。事实上，光顾书店的人，视线一般都局限在书店的门脸范围，很少有人关注这栋楼。如果问起这栋楼，经常来买书的人都会说：“呀，真没注意这栋楼啥样子。”

这是一栋老旧的平顶灰色水泥外墙的三层宿舍楼，每户人家都把原来的木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外挂着零散的空调外机，各种线路从空中多方位而来，或聚或散，在墙体上攀爬、穿越。二楼阳台是露天的，经常会晒着一些五颜六色的被褥、衣服。细看它，既有北京胡同又有上海弄堂的一丝风情，用于年代影视剧的取景，或将成长为历史文化建筑也未尝不可。

书店两扇窗户，一扇面向大马路，与紧邻的同排门店都是一致的铝合金材质，旁边的店分别是经营拉面、混沌、饺子的小吃店，另一扇窗户面向一条小巷，与一楼的小院围墙融为一体，保留着原来的木格窗框，散发着油漆的光泽，一种鲜艳的浅蓝。两棵枝叶茂密的树从院内墙头探出来，树叶婆娑墨绿，掩映着浅蓝的木格窗，既像无花果树，又像核桃树，我没细看。

书店大门上方挂着一个大功率的音响，从开门那一刻起就不知疲倦、不停歇地响着，音乐有着很强的动感，路过时可以让你跟着它的鼓点走出带节奏的步伐，心脏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它在提示路人，这里不仅卖书，还卖音像制品。

当下，一家门店关了又开、不断变换门头，太正常不过了。而开上三十年，不变化、守着旧，就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心，竟有了一些名气。有

外地游客来城市探访老城区、寻街头小店烟火气，会专门来到书店门前拍照；也有在老城区长大的孩子在外地工作，在网上看到了书店的照片，会留言感叹，“还是自己小时候去买课外书时的样子”。

书店在大路边，旁边的小巷通往一处农贸市场的侧门，所以门前是可以形容为车水马龙的。在热闹中它又是那么静寂，虽然音响声很大，但除了光顾书店的人，人流、车流每日经过门前时，极少有多看一眼的。

多年招牌式的存在，让它又有了一个意外的作用——成为打探道路的“坐标”。在混杂着门市、小区、市场的那一片，如果想找某一个位置，人们就会说：“知道路口有家书店吗？就在书店旁边的哪一侧的那个地方……”

一个周末的下午，太阳明晃晃的，湛蓝的天，云在缓缓飘动。路过书店，书店斜披半身阳光，明暗相间，在光影中静谧着。我突然有点愧疚，好长时间没来了，就像冷落了朋友一样。我应该进去看看，就算不买书，也可以参观一下。

走进书店，像绝大部分时间一样，店内空荡无人。店主人照例低着头在看手边的东西。店内面积不大，30多平方米的样子，除了倚墙壁而立的书架，中间地面部分是有模有样的大书店的那种“中岛柜台”。我只能沿着“中岛”与墙壁间窄窄的仅能容一人之身的“环形通道”挪步了。“中岛”摆着几摞时下的畅销杂志，如小说类的“月报”“选刊”，时政类的、家庭读者类的等。细看，有些杂志已经过期，甚至是去年的几期。我问店主：“摆着过期杂志能卖掉吗？”店主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答道：“当期的都是老客户预订的，来了就拿走了，没预订的不敢多进，一本杂志十几元、二十几元钱，压不起啊！”然后，又无奈地自嘲式浅笑，“那些过期的，都是不小心多进的，摆着慢慢卖吧。”

我想再问，“现在都在网上买书，也有在手机上看电子书的，还有人预订书？”又觉得问得有点多余，就把话收回去了。

老顾客来小店预订杂志，然后取走，或许是饭后散步的一项内容，或许是下班去旁边菜市场顺道而为，或许是对书店的一种念旧。这大概是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妥，自然甚至有点舒坦、随意、放松，也无需创新改变，于是就一直这样继续着吧。

顺着杂志向上一抬头，看到最上方摆着一排盒式磁带。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孩子们还认识它吗？我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单卡、双卡录音机，那些带着透明盒子的磁带，磁带转动，飘出港台歌曲、流行音乐、父母长辈们听的戏曲、相声，还有校园里的英语练习声……时代感扑面而来，涌上心头。

目光转过了展台，一扭身，在铝合

金窗户旁边有半边墙摆着CD唱片货架，大概门前音箱里发出的动感音乐就来自这些CD吧。CD唱片，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这是不能被时代随意抛弃的。相信店里的这些磁带、CD唱片，都是为多年的老顾客准备的。

我又看了看墙壁上书架上的书，陈列的也算满满当当，但是一些书，已有陈年痕迹。我的书柜里一直缺一本余华的《活着》，可以经常拿出来翻看，也可以兼作收藏。我问店主：“有吗？”店主起身过来，把眼镜架在头顶上，眼睛贴着书架搜寻了一会儿，说道：“余华的书好像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现在来这里的都是老主顾，一般都是告诉我需要什么书，我再帮他们进。”

“好在房子是自己的，没有房租的压力，就这样干着吧。”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随意扒拉了几本书，有一搭无一搭地跟店主闲聊了几句，就走出了书店。大街上，阳光明亮，我眯上眼睛，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耳朵里充斥着各种声音，突然觉得刚才在书店里竟然极其安静，虽然店门敞着、音箱全开，但在书架的包围中，没有听到外面的一丝丝嘈杂。

沿着街，我慢慢地走着。突然想起一本书——《查令十字街84号》，一部美国作家海莲·汉芙的书信体小说，全球爱书人的经典。书中记述了美国纽约作家海莲与远在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之间长达二十年以书为缘、书信往来的动人故事。海莲是一位困顿潦倒的剧作家，她在广告上看到查令十字街84号专营绝版书，于是写信过去搜寻各种她需要的旧书，而书店经理弗兰克总是竭力满足她的要求。在一来一往的书信中，海莲与弗兰克及书店所有员工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英国物资匮乏的年代，海莲给员工们寄去火腿、鸡蛋、丝袜，员工们则给她写信同她聊自己的家庭生活，热情邀请她去英国。

海莲寄去生活用品，书店的员工感激不尽。海莲却说：“我给你们寄去的东西，你们一周就可以吃完，而你们给我寄的书，却是可以让我享用一生的。”

海莲让自己的朋友去英国时一定到书店去一趟，表示感谢，她说：“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

作为剧作家的海莲，在作品创作中都是海莲写他人，而在《查令十字街84号》里却是海莲写海莲。就像在舞台上，都是戏人演他人，而电影《霸王别姬》里却是戏人演戏人。

所以，我想写一写转角处的这家书店——让它成为我文中的主角，表达我多年的敬意。

过去的三十年，如果我曾经有某一点人生光泽，或许就是来自这家书店某一本书的折射——就如我小时候喜欢拿一面小镜子，晃动来太阳的一束光。

诗歌港

大渡桥横

徐修强

桥上门板仍在
铁索上的血迹，蚀成花朵
桥楼和康熙御笔
高原风镂刻成风景
走在桥上
耳畔萦绕着
枪炮声和军号声
胸中激荡着
一位位勇士的豪气
脚下波涛汹涌，激流湍急
从灵魂穿过
大渡桥横，十三根铁索
悬在十四亿人心里

打酒勺

邓兆文

除了记忆，谁还知道
它是个什么物件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把打酒勺
堪称供销社的劳模
那些下地回来的庄稼汉
在回家之前
往往先到这里叫上二两
每当此时
它就像天使
给贫瘠的生活
呈上一杯小小的快乐
而我的乡亲们
即使用一包花生米当肴
也会喝得津津有味
现在的村庄
早已不见了它的踪影
可每当那些老人提及
仍然有说不尽的故事

小船

冯宝新

茫茫银河静静流淌
无数星星眨着眼睛
如无数天灯闪闪发光
一艘小船
从远古的银河划来
穿过亿万年的岁月风尘
激荡起一圈圈思念的涟漪
从《诗经·月出》到“月是故乡明”
千百年来多少游子多少乡愁
每当夜晚站在月下
遥望那艘小船变幻
依稀看见父母
在银河岸数家乡的星星
多希望嫦娥能允诺
让父母乘着月牙船
从天堂回到故园
让斑驳的老屋装满香甜和笑声